



护士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贡献： 基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视角

任元鹏, 许 勤

南京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66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给我国乃至世界范围的人们带来生存威胁, 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护士已然成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力军。按照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护理工作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关怀, 更是一种移情兼同情的关怀, 是一种动态互惠的关怀, 也是一种“有负担”的关怀。护理关怀是护理工作的本质, 是人们健康的保障, 是健康社会的基础。全世界护士应当通力合作, 继续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继续承担守卫人类健康事业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护理;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中图分类号:R19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479(2020)04-347-004

doi:10.7655/NYDXBSS20200410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自2019年底肆虐至今, 已造成世界范围内许多人感染并死亡, 甚至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感染人数仍呈不断增长趋势。新冠肺炎之所以危害极大令人生畏, 不仅是因为它本身复杂多变不可控, 如潜伏期、传播途径、临床症状等难以定论, 也不可避免地来自病毒感染初期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和误判。此次肺炎疫情正逐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 对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类与瘟疫的斗争未曾停止过, 人类发展史可以总结成一部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历史。每一次人类的阶段性胜利, 无不是在付出沉痛代价之后。我们不能仅仅用数字去计算代价的大小,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鲜活地包含全部生命意义的生命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人类与地球上的种种生物只有达到一定平衡才能长期和平共存, 而各种原因致使平衡打破时, 必然会产生势的变化。时至今日, 人类对瘟疫的危害性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它们并不亚于饥荒、战争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得益于巴斯德和科赫在传染病病原防控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及

抗生素的发明使用, 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人类与病毒细菌等共生胶着的状态。医学一直在和天花、流感、埃博拉、艾滋病等病毒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如今, 新冠肺炎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

一、护士是抗击疫情的主力军

疫情发生以来, 各地护士除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 尽职尽责照护患者, 也积极逆行至灾情最严重的湖北支援抗疫。据统计, 在战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中, 护士所占人数比例超过半数以上^[1]。在工作中, 他们是人们口中的“白衣天使”, 是抗疫主力军, 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在生活中, 他们是妻子、儿女、父母。他们用默默无闻的实际行动演奏着可歌可泣的音符, 他们用专业、专注、忘我的工作作风实践着新时期的南丁格尔精神。

(一) 关怀照护患者

新冠肺炎患者有的需要补充氧气, 有的需要密集护理, 还有的需要一定程度的机械通气等, 这些专业的操作对操作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这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护理学”; “十三五”江苏省重点学科项目“护理学”; 南京医科大学哲学社会发展专项项目“健康中国视角下人文护理及其实践形态研究”(2018ZSY003)

收稿日期:2020-03-19

作者简介:任元鹏(1982—), 男, 江苏溧水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生命伦理与法律; 许勤(1968—), 女, 江苏宜兴人,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临床护理, 通信作者, 248629512@qq.com。

些工作大部分都是由护士来完成。在重症病房里,所有患者的护理几乎全部依赖于护士,从送饭喂食、处理两便、气管管理、擦拭身体、翻身拍背,再到对危重患者监控各类设备以及进行补液,甚至后勤卫生、采送标本等工作都离不开护士。所有这些过程和事项都必须精神贯注,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做到专心专注。原本就存在的护理人员短缺、医护配比失衡等问题在此时此刻显得尤为严重,这就意味着护士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护士的专业还体现在不断地将抗疫经验和教训转化为科普向公众普及,开展健康教育。抗疫护士身体力行实践着护理人坚持的专心、专业和专注。

(二)忘却小我

护士在积极抗疫时,唯独忘记了自己,并将对亲人爱人的思念深深埋在心里。且不谈他们因主动或被动剪短头发甚至剃光头确实属于抗疫需要抑或是简单粗暴处理,不谈在紧急状态下是否为抗疫女护士提供必备卫生用品,不谈哺乳期护士如何做到放弃对孩子哺乳,不谈即将步入婚姻的护士如何暂别他们的恋人奔赴前线,也不谈因为穿戴防护面罩过久而给他们脸上造成的种种勒痕……单单是瘟疫本身,就无时无刻不严重威胁着他们的身心。护士已然成为抗击 COVID-19 的主力军,也必然在维护人类健康事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视角下的护理工作

(一)女性主义关怀伦理

女性主义 Feminism 有时也会被翻译成“女权主义”,只是“女权主义”在汉语言上有充分强调女性而非性别平等之嫌,英语中并没有用不同的单词来区分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在我国多见“女性主义”这一表述。女性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追求性别公平权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发端于法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解放”同义,初衷是为了追求男女平等、寻求女性独立,尤其是能够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中国晚清时期也有一些女性主义的运动,如呼吁女性从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新儒家性别隔离中解放出来、废除缠足恶俗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经历过不同阶段,产生出诸多理论,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便是其中不可忽视的理论。美国女性主义伦理学家和心理学家 Carol Gilligan 是该理论的创立者,她认为道德问题是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关系需要勇气和情感的投入,这是一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们充分注意和受到充分重视的女性力量^[2]。人们生活关系之中并非各自独立,需要通过相互关怀来联系彼此,因此关怀便成了道德的核心。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强调关系的重要性,有别于

功利主义或道义论所强调的普遍标准。Carol Gilligan 发现女性把道德理解为避免伤害与实现关怀的义务问题,有别于男性对公平公正及权利探讨时表现出那种抽象的“形式逻辑”。她认为,女性对判断道德问题的犹豫迟疑不是基于缺乏对抽象的权利及正义思考的能力,反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复杂性的了解。她认为,关怀首先表现在关怀自我确保生存,这是一种“自私”的存在。其次,由“自私”想到关系中的他人犹如自己一样需要生存与关怀,因此产生出对他人的责任和保护,甚至可以排除对自我的关怀。这是一个感同身受的阶段,这样的“善”被看作为取决于他人的接受。通过这两个阶段的排除,即排除对他人的关怀到排除对自己的关怀,从而对与他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依赖产生更加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道德判断会有一致的意见,只是会去协调伤害与关怀之间的差异,对道德两难处境做出抉择。

(二)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护理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与护理有着天然的联系和亲和力。护理工作从来都不是也不应停留在自然科学或是医学的层面,护理伦理实践的参与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先验的、普遍化的医学伦理原则如自主、有利不伤害、知情同意以及公平正义等一直应用在护理伦理领域,并将此形成规范应用于护患关系、护理决策乃至护理与社会的其他领域,其核心在于维护患者的权益。然而在纯粹权益不断突破发展时,医患或护患关系紧张局势并未完全随之褪去。在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看来,权利、自主、正义等基本原则恰恰也意味着彼此在关系中分离而孤立,是以保持距离而强调个人,从而获得自由与人权,这是一种男性或父权的话语模式,是以男性思维逻辑讨论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的方式,原本阴阳平衡圆润融通的世界因为缺乏主体女性的在场而失衡,权利、权力直至霸权是男权社会的表达方式,同时也意味着情感逐渐脱离关系,关系也因此麻木而僵硬^[3]。虽然这种思维逻辑在对抗专制、束缚、不公正方面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抗的情境并非时刻凸显,女性的在场可以挽回过激的对抗,缓和彼此的隔阂,暗含了中庸之道。

护士需要有原则的价值观,但不能缺少感觉和体验,不能缺少真实关系情景下个体的特殊性。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强调的关系中的伦理使得护患关系回归到真实的关系情境中。对于护士的护理工作来说,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与发展和谐的护患关系,将对患者的关怀当作是护理工作的价值基础和核心要素。传统护理工作的角色定位常常被认为是充当了母亲或妻子的角色,基于这样的理念,护理一直以来是配角,被认为是医疗行为的附属品。

只有当关怀成了具有伦理关系的特征,护理才会成为医疗行为的主角,也只有认识到护理工作之关怀的本质,才不会认为只有女性可以承担护理工作。护患关系具有本体论地位,将护患关系作为本体性基础意味着护理工作的基本事实是护患之间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回应。因此,关怀关系就会被建构为护理伦理和道德的基础。

关怀本质上是一种身体感觉,它注重情感与关怀,强调人类的关系性和具体情境,是一种由道德情感、认识、意志和行为构成的一种德行。我们要认识到关怀关系双方并非都是对等的,护患关系就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不对等并非人格尊严上的不平等,也不是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而是关怀关系、需求的不对等。理想的护患关系是在不对等的互动关系中发展起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护士们无不勇于承担主要关怀者的角色,对患者无私奉献、包容肯定,尽量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首先,护理关怀不仅仅是一种自然关怀。按照另一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家 Nel Noddings 的表述,关怀有包含自然的关怀和伦理上的关怀。自然的关怀出自于我们同情他人,这是一种自然本能的反应,犹如舐犊之情,也是上述传统护理工作角色定位为母亲或妻子的原因。自然的关怀不需要我们在伦理上做出特殊的对待,而伦理上的关怀被视为对自然关怀的“回忆”,并以伦理关怀构成伦理义务的基础^[4]。在护理工作中,正是由于感受到了“我必须”,才维持了护士作为关怀者的伦理思想。护士通过患者与自身建立联系,通过回应患者的需要来增强伦理自我,即使觉得自身很难从事关怀行动的情况下也必须这么做。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对患者的关怀,“我必须”表达了一种渴望,一种倾向,并非是对抽象的责任的认同。“我必须”有时也会遭受自身内心的排斥和抵制,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需要被关怀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去关怀,这就需要借助伦理思想来唤醒关于关怀和被关怀的记忆,唤醒双方关系中对自然关怀的记忆。因此,护理关怀需要护士能够以积极的情感投入到护理工作中去,尽力发挥关怀的态度、技巧并且不断保持和增强职业激情。

其次,护理关怀是一种移情兼同情关怀。移情就是设身处地,就是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体会当下的经验和感受,也就是常说的同理心,有别于同情心或恻隐之心。同情心或恻隐之心显示着人我之间的关系,而移情则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去尊重对方的自主性。护理关怀是移情和同情的结合体,也就是说护士既要关心患者,也要能尊重患者并视其为目的,要在关怀的关系中建立尊重患者的自主性。护理之移情兼同情关怀展现出“立即性”特征,也就

是在承认关怀有区别等差的前提下,在自然情感与道德直观的基础上,设身处地去关怀患者,这种护理关怀伦理行动是不经意的立即行动,有别于遵循伦理道德原则的理性行动。许多逆行的抗疫护士就是怀着心中有患者的本心立即做出奔赴疫区的决定,印证了护理移情兼同情关怀的“立即性”特征。

再次,护理关怀是一种动态互惠的关怀。护士关怀患者需要专心专注地以患者为中心,同时患者也能够识别出护士对他的关怀。护患关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护患双方都应当给对方积极回应,护患双方都能够在这样的护理关怀中体验到美好情感,任何一方如果出现问题,都将会破坏护理关怀关系。这种护理关怀强调满足患者需求的重要性以及对关怀行为是否恰当的敏感性,护士在精心关注关怀患者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有动力去为患者的生命健康服务,就好像自己也有这样的需求一样。当然,也不能苛求每一位患者都一定要对护士的关怀做出积极回应。

最后,护理关怀是一种“有负担”的关怀。护士面对需要被关怀的患者可能会产生有负担的心理状态,对患者以及对护理工作关心、担忧甚至焦虑。护士关怀患者是一种有动机的全神贯注的关怀,始终在意患者的身心状态,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是为了每一个具体的患者的健康福祉。护士并不能以疾病为中心去帮助或评估评价患者,而是以患者为中心去实施关怀,帮助其实现康复的目的。护士在护患关系中需要始终保持敏感性和接受性、以及能够迅速回应的能力,增加了护士的“负担”。同时,也正是因为护理关怀是一种“有负担”的关怀,护士自身也需要被关怀,对护士的关怀不仅来自于护士本身,也来自于患者和公众,更要来自于对患者和公众负有健康责任的政府。党和政府已经明确在提高薪酬、工伤认定、生活保障、个人防护以及心理辅导等方面对抗疫医护人员给予充分的关爱和支持^[5]。

三、护士必然在维护人类健康事业中起主要作用

我们不能仅仅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看到并承认护理工作,还要认识到护士已经而且必然在维护人类健康事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护理关怀是护理工作的本质。护理是综合应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以个人、家庭及社会群体为服务对象,了解和评估他们的健康状况和需求,对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提供照顾以实现减轻痛苦、提高生存质量、恢复和促进健康的目的^[6]。这一概念充分体现了护理工作的本质就是护理关怀,包含护理人文关怀和护理技术关怀。在精准护理盛行的今天,护理关怀的手段和内容更为丰富,能

够更好地做到因人而异、因病而异、因治而异,提供个性化护理关怀服务。

其次,护理关怀是人们健康的保障。对于健康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生理上的健康,而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乃至道德上的完好状态。每个人与这样的健康状态之间会存在差别,同一个人达到健康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也不一样。护理关怀对于患者的照护不能仅停留于生理上的照护,还要给予心理照护乃至社会支持;护理关怀不能仅仅对患者进行身心照护,还要对居家患者、患者公众、社区人群开展健康教育和身心照护。护理关怀秉持护理工作的宗旨,始终保障着人们的健康。

最后,护理关怀是健康社会的基础。关怀不会仅仅停留于伦理层面,关怀伦理应是身体政治下的伦理要求,将关怀看作是一种身体政治价值取向和公共德行,而不局限于个人美德。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抗击传染病、慢病管理、老年照护到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等,护士始终与患者接触最直接、最密切,也是最富有连续性的。护理关怀必然是健康中国和健康社会的理论基础。护理模式正在从“以疾病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以医院为中心、以照顾患者为中心”走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个人、家庭和群体为中心,以社区为中心和以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和康复治疗相结合的卫生保健为中心”。身体政治要求国家必须以关怀人民的身体健康与安全为首要任务,护理关怀始终以患者和患者公众多样化、差异化的健康需求为目标,融入、渗透和影响我国当前的健康中国战略,全生命周期、全方位对“社会身体”的护理工作已经使得护士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主力军。

世界人民还在抗击新冠肺炎。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球护士应当通力合作,加强防疫、共享经验与抗疫资源。无论是在这样瘟疫流行的坏时代,还是在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好时代,全球护士皆盟友。跨越边界、消除偏见和分歧,全球护士通过以关怀患者为本,制定有效的护理实践,帮助有护理和社会需求的个人及弱势群体,以消除医疗护理保健方面的差距、不平等,争做全球卫生改革推动者,在社区、国内、区域、国际间搭建连接卫生保健系统和社会需求服务的桥梁,积极引导建立一种健康和卫生公平的人类文化,守卫人类健康,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与完善,实现共享共赢。

参考文献

- [1] 2.86万名护士支援湖北[EB/OL]. [2020-03-10].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0/0301/c14739-31611093.html>
- [2] [国]吉利根. 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 肖巍,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23
- [3] 肖巍.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74-75
- [4] NODDINGS N.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5-15
- [5]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全面落实进一步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若干措施的通知》[EB/OL]. [2020-03-1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2/23/content_5482345.htm
- [6] 王斌全,赵晓云. 护理概念的演化[J], 护理研究, 2008, 1(22):281

Nurses' contribution to fight against COVID-19: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care ethics

REN Yuanpeng, XU Qin

School of Nursing,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66, China

Abstract: COVID-19 has been becoming a huge survival threat toward China and the world's people, with immeasurable far-reaching impact on human society. Nur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According to feminist care ethics, nursing work is not only a kind of natural care, but also a kind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care, a dynamic and reciprocal care, and a “burden” care. Nursing care is the essence of nursing work, guarantee of people's health, and basis of a healthy society. Nurses around the world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continue to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and continue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afeguarding human health.

Key words: COVID-19; nursing; feminist care ethics